

意邪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辯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此段與莊子說劍篇略相似刺之不入擊之不中是爭而有時乎不勝也弗敢刺弗敢擊猶有心於競我也此二等矣本無其志則於我初無爭心又是一等雖然皆欲愛利於我則是以善養人者服天下累三等而至於此為最上之道故曰四累之上也此吾聖人之事而以孔與墨並言此春秋以後學者之論蹠足頓足也聲教高聲也疾言之急也皆形容其怒之狀也辯矣者歎其能言也意謂此客有大辯才故能以說服我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二

冲虛至德真經廣齋口義卷之三 楚三

周穆王第三 齊 林希遠

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官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蠅而不可饗王之頃御腫惡而不可親穆王乃為之改築土木之功精聖之色無遺巧焉五府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之上號曰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媼靡曼者施芳澤正娥眉設并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珮玉環雜正若以滿之奏承雲六笙九韶晨露以樂之月月獻玉衣旦旦薦玉食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而臨之居亡幾何謂王同遊王執化人之祛騰而上者中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官化人之官搆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

觀聽并口所納嘗皆非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之其官樹若累塊積蘇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謂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藏悸而不疑意速精費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碩虛焉既寤所坐猶鶻者之處侍御猶鶻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晞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莫動哉且曩之所居莫異王之宮曩之所游莫異王之圃王問恒疑變亡變化之極疾徐之間可畫模哉

化人有幻術者也入水火以下是變物之形與穆王游帝居是易人之慮腥蠅皆臭氣也娥媼安媚也曼靡窈窕也阿錫細織也齊紈齊整之絲紈也芷芳草也若杜若也承雲黃帝樂名也六笙帝樂名辰露湯藥名玉衣玉食言其珍美也舍音釋不

釋然不樂也不知下之據言不見其基址也望之若屯雲言多也清都紫微天宮也鈞天廣樂天樂也累塊累土也積蘇積草也言自上而下視其宮室微且小也光影眩其目音響亂其耳恐悸而不凝定精神若喪失然碩虛於虛無之間墜而下也酒以濃為美停久則稀清矣肴未腓未敗也默存者坐想也此言須臾之頃耳葉法善與明皇遊玉橋亦是此類神游而形不動此幻術者之事也問於恒見者而疑其變亡者適之神游變也今忘矣今之所見者常也間異也以其異於尋常所見而疑之也以其常疑其變皆非真也變化之有久近豈可盡得而形狀哉徐疾久近也模形模也變亡與忘同

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莫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翰駟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驂音音主車則造父為御商音商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益驪而右山子栢天主車參百為御奔戒為右馳

驅千里至于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漣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詔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延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于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笑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為登假焉

此事詳見於穆天子韓退之作徐偃王廟碑亦引用之左氏有或如金或如玉之詩亦是此事駒駟即驂駟也白樂商商渠黃踰輪益驪山子栢天皆馬名也柳子厚所辯八駿圖其形又怪異此亦未知其孰是孰非孰實也巨蒐氏之國亦崑崙赤水之類以鵠血為飲以牛馬之乳濯足今北虜以馬乳為酒亦是此類二乘乃王之二車也別日又一日也封猶封禪也賓見也觴宴之以酒也王母所謠白雲詩也日之所

入弁山也不盈于德言其行有慊也諧者足也德有慊而其樂自足恐後世追數以為吾過邪招所謂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亦此意也以此樂其終身至百年而後徂世以為登假言世人以為死其實不死也此章之意蓋言世外空闊猶有無窮之樂雖帝王之居未足羨也人但以耳目所見而有歆羨富貴之心不知天人視之其為富貴者甚微耳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
此章之意蓋謂人世變幻之術與造物死生變化之理其技一耳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惟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

老成子雖不得其術但深思而自悟亦能從容變化於有無之間故曰存亡自在惟

校者翻覆檢校也變幻之意也惟校四時者變易陰陽之節也冬起雷變陰為陽也夏造冰變陽為陰也飛陽類走陰類故飛

者輕走者重今能變易其陰陽所以飛者走走者飛也其術無所著見故世莫得傳焉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由化而成孰測之哉

密庸者默而用之人不得見也其道雖不可見而其功用實與人同五帝三王之所以化亦猶老成子尹文之所以幻也言其不可知之神也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矣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

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

周禮之有六夢此亦言六夢却先以覺之八徵言之故者事也言人間百事也為者日間所作用也得喪哀樂生死有形者之所同故曰形所接也接應也感應之應也

矣謂六候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也

六候之夢與周禮同人心之中虛靈知覺事有兆朕見於夢者正也正夢先兆之夢也噩者夢中驚噩而覺者也思者因所思而成夢也寤者夢時見覺時事也喜者因有所喜而夢也懼者因有所憂懼而夢也

懼與噩不同周禮注中却無分別此皆在我之神為之故曰神所交也交者交於外境界也

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

物我之所感自有變幻故曰感變事者八徵是也所由然者言皆由心而生也人惟不知感變之由皆自一心而始故有所疑惑有所驚怛知則不惑則無怛矣盈虛消息皆是一理故曰一體我之盈虛消息天地亦然萬物亦然故曰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語曰四十而不惑亦此境界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此三句醫書中亦有此類之語以此而言可見夢自吾心而出燭火威貌也生陽也殺陰也

甚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與予人也取取諸人也此是意有所欲而夢也如渴之夢飲然

是以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沈實為疾者則夢溺

此心病也

藉帶而寢則夢地飛鳥銜髮則夢飛帶與飛鳥覺時所見也夢中又變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

處暗則思明故將陰而夢火也胃氣不足故將疾而夢食皆自此心生也

飲酒者憂歌憊者哭

夢飲酒者或有憂惱之事夢歌憊者或有哭泣之事夢覺常相反也占夢書中多有此類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書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晝有所見形遇也夜有所夢神遇也凝定也神定則無想無想則無夢也若高宗夢說孔子夢周公則非想夢也信真也真覺者不語默而靜也真夢者不達不達於理則以夢為真也物化之往來即夢覺是也人惟不知此理故以古之真人覺自忘寢不夢為虛語豈知真人之事哉其覺也如忘無所着於世也心無所着則虛則一則其寢安得有夢釋以所謂夢覺一如此語

極好大慧答書中有說高宗夢得說孔子夢周公佛夢金鼓一篇其講明夢覺一如處甚好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不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不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矣

古莽之國亦寓名爾無陰陽無日月其民不衣不食而多眠其眠五旬而一覺故以夢者為實而覺者為妄此亦間於常而疑。 斃亡之意蓋言人若常夢則覺之斃者反為妄矣

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寐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矣

齊中也中國亦曰齊州此段言中國人又

以覺為實以夢為妄審度謂度數審的也分察謂察別分明也

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煥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強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

阜落之國亦寓言也日月之餘光更互而照之故其國不瞑唐志所言熟羊脾而日又出者世間恐亦有此等國土未可知也日月常照故其人常覺而不眠蓋謂中國之人但以晝覺夜夢為真為妄而不知六合之間又有如此國土不可但以耳目之所接者為是也凡此皆欲廣世俗狹小之見而已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者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

僕勞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者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嗷嗷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禁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邪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之事疾並少間

昔者夕也言夜則夢為國君也鍾聚也聚其思慮以營家業也嗷嗷寐語也並者皆也間者安也言寬其役夫工程自減其已思慮二人之病遂皆少間此段以夢覺形容苦樂之事其言甚有味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新

者之得鹿邪詎有新者邪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邪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邪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與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初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以間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手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辯也欲辯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辯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駭鹿驚而走者御音迓迎也遽而藏之隍中級汲藏之恐人見也蕉草也順塗沿塗也詎有新者言豈有新者之夢只是汝自夢見薪者言之爾汝今之夢乃為真夢矣不厭不甘也與旦天明也仍與認同夢認人鹿無人得鹿言汝以為初無薪者無得鹿之人但為夢也士師復夢分人鹿者言未能別白其真妄亦如夢而已國相乃曰惟黃帝孔子知辯之謂非知道者不能定

真妄也恂與徇同且從士師之言為之中分也此段亦是以夢覺言真妄之不可定爾其說自有味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忘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而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左右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

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願謂顏回記之

毒之苦之也卜巫醫三者之事令人亦有之以見古今人情不相遠也弗占不入卦此也弗禁以為崇而弗能禁止也攻之弗已不可治也自媒自薦以為能治此疾也

化其心變其慮者謂此心病非他方法所可療也求衣食求明是求其心猶有知覺也獨與之居而不令人見故不知其所以治之者何施為也既悟而怒以世事感觸能累其心不若不知而忘之也蓋以世

人憂樂得失存亡好惡能亂其心非有道者樂而忘之則不如病忘之為愈也末後却不肯說盡但云非汝所及此又是一機

秦人達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間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餐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到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

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感於是非昏

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

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過歸也此以迷疾之說又翻前段病忘之意傾動也一家之人不因一人之迷而傾其家一

鄉之人不以一家之迷而傾其鄉蓋言迷者少而不迷者尤多則不得而惑之也若天下皆迷則不迷者反為疾矣其意蓋謂今世之人皆迷於利欲而不知道反以有道者為迷也郵與尤同迷之郵者言迷之

甚也榮素也費也言其枉汝資糧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誰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消然而泣指壠曰此若

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

曰子昔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慙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段蓋言人心無真見則或以妄者為是而真者為非也微無也悲心更微言反不

悲也據此一篇語極到必列子之本書

冲虛至德真經腐齋口義卷之三